

等到吴二候终于气喘吁吁,汗流浃背地出现在放映场时,人们却集体噤了声,用爱恨交织的眼光看着吴二候。又用平生最大的耐心等着放映员将片子安到放映机上。

跑片

□刘剑波



小镇忆旧

很多年前,小镇花部的大院子充当了露天电影场。花部,顾名思义就是收购棉花的地方,它位于小镇的西街头,院子很大,在我们孩子的眼里,简直可以称得上辽阔。因为用高耸的青砖院墙围着,给人以神秘之感。只有去那儿卖破烂(废品),才能从一扇窗户窥见里面的光景。废品门市部设在花部的东门,季星山的肉摊通常就摆在那里。捡破烂,再送到花部卖,构成了我童年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。这当然与周国才的货摊有关,谁让他的货摊有那么多好吃的和好玩的呢?那些好吃的和好玩的,引得我们六神无主,惶惶不可终日。我们不能去抢,也无法去偷,只好想办法去弄钱了。我们从废品门市部的那扇窗户里,看到花部的大院子里空旷无人,成群的麻雀在罗纹砖铺成的地上跳着一种只有它们才懂的舞蹈,一有动静就迅速飞向天空,看上去就像一把黑乎乎的棋子撒向了空中。我们还看到蹲在院子中央的一溜磅秤,都被绑上了一层厚厚的稻草。有一次我们问收废品的老头,为什么那些磅秤要绑上稻草,老头很不耐烦地臭骂了我们一顿。只有在收购棉花的季节,那些磅秤才裸露出青黑色的身体,我们隐约能闻到它们身上的铁锈气味,但它马上就被浓烈的棉花味淹没。我们从没看到那么多的棉花,它们像漫山遍野的皑皑白雪,席卷了整个院子。我们还在院子里看到很多独轮车,很多扁担,花包,和很多汗涔涔的黝黑的脸——整个花部都沸腾了。

但在放露天电影时,花部却是另一种沸腾,独轮车被自行车(它被用来延长身体的高度)替代了,扁担和花包被长凳和板凳替代了,而很多汗涔涔的黝黑的脸则被无数焦渴

的眼睛替代了。即使花部的大院子里再挤,周国才总有办法占领一席之地,摆放他的货摊。一筐炒花生很快就卖得见了底。周国才这家伙好像有特异功能,能预知哪天放电影,因为他总是在前一天就开始在一只大铁锅里炒花生。他先把沙子倒进大铁锅里,等到沙子炒热,再把花生倒进去。花生被炒成黄金色,会被舀进筛子里,然后把滚烫的沙子筛掉。小镇人说,只要听到周国才炒花生的声音,就离听到放映机的声音不远了。放映机的声音,说穿了就是电影胶片在放映机的轮轴上转动发出的柔和的磁磁声,有不少小学生在写作文时,都把这种磁磁声说成是春蚕吐丝的声音。当这种春蚕吐丝的声音从小镇人的心头上流过时,人们的内心是多么安详啊。但这种声音经常会遭到破坏而变得不连贯,这当然是由跑片造成的。

会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:当花部大院里在放一部精彩电影时——比如《地道战》或《南征北战》——卫海或北坎的某个露天放映场也在放同一部电影,也就是说,两地同时共用一个电影拷贝,这种情况就需要跑片了:在电影放映过程中及时把胶片从一个地方送到另一个地方,负责跑片的人必须有脚力,能在二十分钟以内把片子送到小镇。不能超过二十分钟,否则,就会犯众怒,引公愤。人们看完第一盘胶片,在等待的前十分钟里,会沉浸在意愿未尽中,会与邻座交流一下观后感,会嗑嗑瓜子,吃花生,喝喝水。但在后十分钟里,人们开始不停地看手腕上的钟表或上海表了,开始焦躁不安了,开始骂骂咧咧了。有一次,吴二候的自行车链条突然断了,只好推车回到小镇。那时没有手机,也没有微信,人们只好像热锅上的蚂蚁那样干等着,声讨吴二候的骂声此起彼伏。可是,等到吴二候终于气喘吁吁,汗流浃背地出现在放映场时,人们却集体噤了声,用爱恨交织的眼光看着吴二候。又用平生最大的耐心等着放映员将片子安到放映机上,这时,那种柔和的磁磁声开始在人们心头流淌,整个花部大院一片宁谧。

镇的人就要在花部大院里等两三个小时。不过,因为有美妙的盼头,大家并不觉得枯燥。这三两个小时通常是这样打发:一是开大会,由公社人武部长缪云讲国内外形势,无非是国内形势一片大好,国际形势是“五洲震荡风雷激”。缪云是个大块头,操着西路口音,声若洪钟,很有鼓动性。二是在等待的过程中放映新闻简报,内容大多是中央领导人出访或接见外国元首访华。这被称为“假映”,后来我们知道应该叫“加演”。有一次,“加演”放北京少体校的学生练武的场面,其中有个穿一身红运动衣的少年闪展腾挪,将大刀耍得如白绸飞舞,他人就躲在白绸之中。后来我知道,这个少年就是李连杰,而这个“加演”深刻影响了我,使我对武术产生了浓厚兴趣。我和同学吴敦圣频频去小镇东头拜访传说武功高强的王师傅。另一个叫刘先栋的少年也成了我们志同道合的朋友,我们三个人开始在小镇北边的树林里“冬练三九,夏练三伏”。

然而,更多的是第二种跑片方式:即一个地方放完了一盘胶片,就要传送到另一个地方放。这就全看吴二候的了。他要用最短的时间将胶片从卫海送到小镇来。卫海离小镇有十几里路,吴二候必须将自行车蹬得风驰电掣,才能在二十分钟以内把片子送到小镇。不能超过二十分钟,否则,就会犯众怒,引公愤。人们看完第一盘胶片,在等待的前十分钟里,会沉浸在意愿未尽中,会与邻座交流一下观后感,会嗑嗑瓜子,吃花生,喝喝水。但在后十分钟里,人们开始不停地看手腕上的钟表或上海表了,开始焦躁不安了,开始骂骂咧咧了。有一次,吴二候的自行车链条突然断了,只好推车回到小镇。那时没有手机,也没有微信,人们只好像热锅上的蚂蚁那样干等着,声讨吴二候的骂声此起彼伏。可是,等到吴二候终于气喘吁吁,汗流浃背地出现在放映场时,人们却集体噤了声,用爱恨交织的眼光看着吴二候。又用平生最大的耐心等着放映员将片子安到放映机上,这时,那种柔和的磁磁声开始在人们心头流淌,整个花部大院一片宁谧。



“业精于勤,荒于嬉;行成于思,毁于随。”做任何事情都是需要专心致志的,“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”。

道“专”

□凌云



人生絮语

上回说了“巧”,这回道道“专”。所谓“专”,其含义一指单纯、独一,集中在一件事上,如专心致志;二指独自掌握和占有,如专利、专有等;三则为姓。本文不谈“姓”谓,只说前面的意思。

宋代王安石说过一句话,叫“人之才成于专而毁于杂”,意思说人才的成功在于专心致志于一种事业,其失败在于学得杂而干事不专一。他以解决“专”与“杂”的关系立论,指出“专”是成才的关键所在,而“杂”是许多有才气的人无成的重要原因。王安石所言,对于今人仍不无启迪。现在有不少年轻人,对于“专”与“杂”的关系认识不足,对工作朝三暮四,频繁跳槽,心思根本集中不到一件事上。听朋友说他邻居家一儿子,是出了名的能折腾,他总是能标新立异一鸣惊人:前天还好好地干着机关,昨天就下海当了经理,经理的位子还没坐热哩,就听说又收了摊子关门在写书,书不知写得如何,就碰见他为个什么小发明跑着专利。这小伙子便是这样风车似的翻转着……

宋代王安石说过一句话,叫“人之才成于专而毁于杂”,意思说人才的成功在于专心致志于一种事业,其失败在于学得杂而干事不专一。他以解决“专”与“杂”的关系立论,指出“专”是成才的关键所在,而“杂”是许多有才气的人无成的重要原因。王安石所言,对于今人仍不无启迪。现在有不少年轻人,对于“专”与“杂”的关系认识不足,对工作朝三暮四,频繁跳槽,心思根本集中不到一件事上。听朋友说他邻居家一儿子,是出了名的能折腾,他总是能标新立异一鸣惊人:前天还好好地干着机关,昨天就下海当了经理,经理的位子还没坐热哩,就听说又收了摊子关门在写书,书不知写得如何,就碰见他为个什么小发明跑着专利。这小伙子便是这样风车似的翻转着……

市场经济,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,不少人是这山望着那山高,慌不择路;也有人身处飞速旋转的生活舞台,脚不着地,径直跟着感觉跳来跳去,迷失了自我。于此,我们确实很有必要静下心来想一想,在此日新月异的社会中讨生活,我们该如何来确定自己的人生坐标、选择自己的工作和工作态度呢?

“业精于勤,荒于嬉;行成于思,毁于随。”做任何事情都是需要专心致志的,“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”。

《孟子·告子上》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就强调:“我们各行各业的干部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,使自己成为内行,又红又专。”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也提出“要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”,并强调“时代新人只有学有所长、学有所专、专有所精,才能积累充分的力量和基础,以丰富的知识和过硬的本领,脚踏实地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。”领袖们的号召,激励了无数国人特别

是青年人奋发图强,向着又红又专的目标奋进。在“两弹一星”、载人航天、探月工程、蛟龙探测、杂交水稻、量子通讯、超级计算机等伟大实践中,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科研领军人才和大国工匠。他们都是又红又专的杰出代表,是我们大家的学习榜样。

三百六十行,行行出状元。无论在厂矿车间、田间地头、学校课堂、医院科室、基层一线,都可以生产出“状元”。“道有先后,术业有专攻”,各行各业对从业人员都有一个基本的品德和技术要求,关键在自身的努力。我国唐代大医学家孙思邈就对医生提出“大医精诚”四字要求。

孙思邈所说的精,是指医生技术要精。他说医学是“至精至微之事”,“唯用心精微者,始可与言于兹矣”。意思是说,医学是一门很复杂很精细的学问,只有精心去钻研的人,才可问津。他列举出六种错误的治疗方法:“若盈而益之,虚而损之,通而彻之,塞而壅之,寒而冷之,热而温之,是重加其疾,而望其生,吾见其死矣。”说明医生如果技术不精,虽然对病人抱有“望其生”的愿望,但往往得到的却是“见其死”的恶果。所以他主张“学者必须博极医源,精勤不倦”,对技术精益求精。

孙思邈所说的诚,是指对病人要诚。他强调医生首先要明确服务目的,“先发大慈恻隐之心,誓愿普救含灵之苦”。更具体地指出了医生应有的美德:对病人应该一视同仁,“不得问其贵贱贫富”;遇有危难重症,要当机立断,不应该考虑个人的得失,必要时甚至要不惜生命地去救护病人;要把病人的苦痛,当作自己的苦痛,“见彼苦恼,若己有之”;要不畏危险,不顾疲劳,不分寒暑,不论昼夜,不怕饥渴,“一心赴救……如此可为苍生大医”。

笔者在这里,之所以不厌其烦地介绍这些,目的就是想说清楚,只有爱一行才能专一行,专一行才能精一行,一生把一件事做到极致足矣。同时想说,德领才、德蕴才、德润才,不养德修身,难以成为有用人才,更难成为大家、大师。

济济多士,乃成大业;人才蔚起,国运方兴。迈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,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,急需更多政治可靠、能力突出、作风优良、又红又专的优秀人才。愿我们只争朝夕,不负韶华,努力砥砺道德品质,刻苦练就过硬本领,做一个又红又专、祖国和人民称心的有用人才。

此生若生意(物质)与文化(精神)两者不能兼得,吾当弃商就文,即使易名“偏得斋”,当亦无憾?

“偏得”亦可

□杨谔



兼得斋夜话

据母亲讲,我出生三天即进医院,于是急忙寄名给东宅徐家,小名徐辉,大名杨徐辉。

以“谔”为名始于读师范时。我平素喜“直言”,又爱开他人玩笑,屡为班主任所斥。某日读李存葆《高山下的花环》,深慕雷军长之为人,见描述文字中有一“谔”字,乃取之以为笔名。

参加工作后曾以“若愚”为笔名,后得知同事之父亦名若愚,乃弃之。

昔年写有研究肖形印文章十数万字,其中关于苏州矫毅先生的有多篇。矫毅先生厚爱,时赐字画予我,以资鼓励。亦曾召我前往,出示家藏之春秋、秦汉古印及珍稀印谱供我欣赏。一日来函云:“若欲拜吾为师,当具拜帖。”我不知拜帖样式,乃驰书海门刘延驰先生,刘老子古绣像小说中找到一拜帖样式寄我。我依样写具,外罩从百货商店购得之大红绸面聘书,寄往苏州,矫老欢喜认可,回信时赐字“直穆”。有附言曰:“谔字有耿直之意,穆乃竹,性直而虚心。于我期望甚殷。”

习书多年后,我自号“兼得”。

“兼得”之由来,亦有说焉。

一日与一身份特殊之好友聚,谈及启东文联工作,皆觉太过“清静无为”。好友当即致电文联主席某,邀其共进午餐。文联主席正在乡下,接电后赶来,其殷勤如此,自与好友身份特殊有关。席间好友商之于主席

曰:“我出钱,杨谔出力,文联出一内刊,登载各协会工作信息及会员作品。如何?”主席嗫嚅良久,终无结果。

2019年11月,我于崇川画院举办个展暨拙著《名家书札里的故事》首发式,活动名曰:“细碎的流光”。在一展品题跋中,我宣布从此日起自号“濠上人”,其意有二:我居于紧邻濠河之启秀花园之九楼;庄子与惠子那场著名的对话。

叙述至此,忽然想起一件20多年前的事来:

一日我所租住的房东跟我说:“我已把房子卖给了别人,你赶快搬走。”尽管租房合同到期尚早,但与这样的人我不想多说半句。贫贱夫妻百事哀,士可“驱”而不可辱。我当天就用毛笔写了许多张大大的“求租”广告,四处张贴。后连续两天无回应,甚为心焦,当时甚至做好了搬回老家去住的准备,其情景与《幸福还会来敲门》中黄自立不得不离开方家老屋时的剧情颇为相似。忽又记起清代李斗《扬州画舫录》中阮元的《二跋》。其一云:“繁盛一时之扬州园观,仅仅隔了50年,‘按图而索,园观之成黄土者七八矣’。另一跋又云:‘《画舫录》成书后40年,书中所载之楼台园馆,‘仅有存者,大约有僧守者,如小金山、桃花庵、法海寺、平山堂尚在;凡商家园丁管者多废,今止存尺五楼一家矣’。作为财富、权势、地位象征之楼阁斋馆,竟不如文人建于纸上的‘空中楼阁’可靠。”

此生若生意(物质)与文化(精神)两者不能兼得,吾当弃商就文,即使易名“偏得斋”,当亦无憾?

这些立于自贡大地上的天车,实际上是井盐的开采地装置之一。在自贡井盐的鼎盛时期,即清朝,一千多个天车同时运行,轱辘作响,摇动天空,蔚为壮观。

天车的世界

□强雯



博物奇妙

在深乡僻壤的巴蜀一隅,天车像是一种神秘武器。

三十多根圆杉木被麻绳捆成一大束,三根大束被捆绑成锥形,高耸入天,成为一座天车。天车四周有四只脚,顶上架设天辊,地上有地辊,拉十二根风篾稳固重心。

山林随风哗哗作响,密密麻麻的天车在山地与丘陵中一字排开,矮的十几米,高的超过一百米。

上世纪40年代,日本敌机飞过自贡的上空,盘旋了数周,终究没有投下炸弹,他们已经开始了重庆大轰炸,并对巴蜀一带要乘胜追击。防空警报在山林间响起,自贡的盐工、碓工、使牛匠正在忙碌,纷纷丢下手中活路,躲了起来。

敌机拖着硝烟的尾巴飞走了。凡有天车的地方都安然无恙。事后才知道,日本人以为这些木制的大家伙是高炮发射台,没有轻举妄动投射炸弹。

这些立于自贡大地上的天车,实际上是井盐的开采地装置之一。在自贡井盐的鼎盛时期,即清朝,一千多个天车同时运行,轱辘作响,摇动天空,蔚为壮观。

作为产盐大户,自贡有近2000年的产盐历史,自贡第一口盐井“富世盐井”开凿于东汉章帝年间,在当时的江阳县(今富顺县)境内。

早期人们挖掘盐井的方式与挖掘水井并

无多大差异,使用的工具都是锄、锸、锤、钎等,完全靠人力挖掘、破碎岩石完成。至北宋庆历年间,由于长期大量开采导致浅层卤水枯竭,四川盐业产量日渐萎缩。四川盐工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,发明了一种新的凿井方式——冲击式顿钻凿井法,北宋苏轼的《蜀盐说》记载道,“用圆刀凿山如斗大,深者至数十丈则咸泉自上”。

在自贡众多盐井中,燊海井堪称登峰造极。这座始于清代道光年间的燊海井,仍旧没有摆脱人工苦力的命运。

燊海井的天车把地下的卤水提上来,类似现在开采石油的井架。燊海井是一口以天然气为主兼产黑卤的生产井。曾日产天然气8500立方米和黑卤14立方米有烧盐锅八十余口。不过如今的作坊里,只能看见两个工人在八口锅前工作。工人把黄豆磨成豆浆,按照一定比例倒入锅里,用来分离杂质,提高盐的品质。白腾腾的雾气从黑暗处升上来,灯光照耀在煮卤铁锅中,一个工人手执铁锹,将沸腾铁锅中的盐,一铲一铲盛放到旁边的铁桶中,铁桶已经冒尖,远看像豆渣,到处都是白盐的痕迹,铁桶壁、房柱、房梁,连整个作坊里的地面全被白盐所覆盖。

和天车同时“开马”的是大车,堪称“护身大法”。大车类似卷轴或卷扬机,用来缠绕绳子,把盐卤从井里提出来。由于井深有1000余米,所以盐卤和绳子的重量很重,只能给牛蒙上眼睛,来充当冤大头,拉动这个“大车”。无数的牛死于这种过度劳累,即便旁边有牛池,供其洗澡,也不能改变他们被井盐累死的命运。

然而历史给了燊海井应有的地位。它是世界第一口超千米深井,采用冲击式顿钻凿井法于1835年钻成,深度达1001.42米,它的钻成标志着中国古代钻井钻凿技术已臻完善,是人类钻井史上的一块丰碑。

现在燊海井还保留着原址原貌,作为景点对外开放。全国重点文保的牌子醒目地立在一旁,提醒着这小小房子里的神奇。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在其著作《中国科学技术史》中高度肯定了中国开凿盐井的技术,并认为这开创了现代机械钻井的先河。

盐,历来是国税之重。自从春秋时期,名相管仲提出并实行食盐专卖政策,贩盐所获的利润全都归给了朝廷。在随后的诸多朝代,统治者们为了确保国库收入,食盐大多都采用了专卖或者是征收重税。到近代,盐税与关税、田赋更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三大支柱。

清代以后,开发利用的盐业资源主要有辽宁、河北、山东、江苏、浙江、福建等省的海盐;四川、云南等省的井盐;山西、甘肃等省的池盐。此外,还有陕西、内蒙、山西、河南等地区少量的土盐、膏盐、岩盐。其中四川的井盐,两淮、长芦的海盐供全国一半以上人口食用,这些地区自然也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税源地,在国家社会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。

清代乾隆年间,到自贡自流井区经营盐业的几位陕西商人合资修建了